

第二屆中國經學學術研討會

《文心雕龍》與《詩經》

江雅茹

時 間：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八日

地 點：逢甲大學第六國際會議廳

主辦單位：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、中國經學研究會

贊助單位：廖英鳴文教基金會、新文豐出版社

《文心雕龍》與《詩經》

江雅茹*

壹、前言

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典籍，作者徵聖宗經，彌綸群言，酌詩書之曠旨，成文論之鴻裁。其宗經的文學觀從文學角度敷讚群經，去論思想、論文體、論創作、論批評，把群經對文學的影響力，看成有無限的可能性；經典是「文章奧府」，文章乃「經典枝條」，舉凡一切文學之事，皆以經典為根本，經典成了中國文學思想、體裁、創作、批評的源頭活水。

《詩經》三百篇是文學之瑰寶、藝術之奇葩，更由於其「溫柔敦厚」與「興觀群怨」的內涵，成為後人奉以為圭臬的經典。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藉《詩經》以為行文之助者，計有百餘條¹，由此觀之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經》關係密切，自是無庸置疑。綜觀台灣和中國大陸學者的論著，針對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經》之關係進行專門研究的，有王師更生〈文心雕龍述詩經考〉和夏傳才〈從文心雕龍到唐代詩人論詩經〉等篇。筆者秉持對二書的濃厚興趣與求知慾，試針對《文心雕龍》和《詩經》之關係進行研究，探討《文心雕龍》引用《詩經》之方式及其論述之涵義²。

貳、《文心雕龍》引用《詩經》研究

〈事類〉云：「凡用舊合機，不啻自其口出。」所謂事類，就是引經據典的寫作技巧。從事文學創作時，除了要注意文辭、章法外，還要「據事以類義，援古以證今」，以增加寫作素材，充實作品內涵。《文心雕龍》引用《詩經》之方式，

*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班

¹依王師更生〈文心雕龍述詩經考〉整理，計百零九條（包括〈詩序〉及毛傳、鄭箋語）；另據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、楊明照〈文心雕龍范注舉正〉、波斯六郎著／黃錦鉉譯〈文心雕龍范注補正〉、王師更生《文心雕龍讀本》補，計為一百三十條。

²凡本文所引《詩經》和《文心雕龍》原文，悉據藝文印書館景印《十三經注疏》本和王師更生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不另註頁數。

從內容上看，可分為「略舉人事以徵義」和「全引成辭以明理」³，亦即引用事件和引用文字的修辭手法⁴。

一、舉人事以徵義

舉事徵義，係引用事件來徵驗文章內容，此處所指事件為《詩經》之事例。《文心雕龍》書中徵引、舉用《詩經》例證於馭文謀篇之中的方式，又可細分成下列幾類，試各舉二例說明如后：

(一) 舉《詩經》總稱

1 直接稱《詩》

〈宗經〉：「故論說辭序，則《易》統其首；詔策章奏，則《書》發其源；賦頌詞讚，則《詩》立其本；銘誄箴祝，則《禮》總其端；紀傳盟檄，則《春秋》為根。」說明經典與文學體裁的關係，舉《詩經》以言「文必宗經」的道理。賦、頌、詞、讚四種文體，《詩經》早已立下其根本。

〈風骨〉：「《詩》總六義，風冠其首，斯乃化感之本源，志氣之符契也。」《詩大序》云：「《詩》有六義焉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」風、雅、頌，乃詩之性質，賦、比、興，乃詩之作法。風在六義中居首位，言風的來源本於《詩經》。

2 以雅、頌借代《詩》

〈原道〉：「逮及商、周，文勝其質，〈雅〉、〈頌〉所被，英華日新。」言《詩經》文采之盛，影響所及，使文學之美日新又新。此處舉〈雅〉、〈頌〉以代表《詩經》全書。

〈指瑕〉：「夫賞訓錫賚，豈關心解，撫訓執握，何預情理；〈雅〉、〈頌〉未聞，漢、魏莫用。」舉賞、撫二字解釋為例，以為漢、魏作品不依據經典為文，遂多瑕疵產生。此處〈雅〉、〈頌〉指《詩經》而言。

³ 〈事類〉云：「昔文王繇《易》，剖判爻位，〈既濟〉九三，遠引高宗之伐，〈明夷〉六五，近書箕子之貞；斯略舉人事，以徵義者也。至若〈胤征〉義和，陳政典之訓；〈盤庚〉誥民，敘遲任之言；此全引成辭，以明理者也。」

⁴ 引用從形式上看，又可分為明引、暗引、化引。作者明白指出所引用文辭言辭的出處，稱之為「明引」；並未明白指出所引用文字的出處，稱之為「暗引」；而於行文中將所引用的材料略作調整或增減文字，稱之為「化引」。

目前學術界對引用修辭有多種分類方式，詳見蔡宗陽〈論引用的分類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二十三期（1994年6月），頁251-271。本文採用劉勰的二分法，並參考黃慶萱《修辭學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4年10月）和黃麗貞《實用修辭學》（台北：國家出版社，2000年4月）之說。

3 以風、雅借代《詩》

〈辨騷〉：「觀茲四事，同於〈風〉、〈雅〉者也。」此處徵舉騷辭之文以論《楚辭》與經典的關係，認為其於典誥之體、規諷之旨、比興之義、忠怨之辭等四件事情方面是和《詩經》的精神情志相同，以〈風〉、〈雅〉借代為《詩經》。

〈情采〉：「〈風〉、〈雅〉之興，志思蓄憤，而吟詠情性，以諷其上，此為情而造文也。」用情文並重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詩人什篇和辭人辭賦，「為情而造文」的詩人指《詩經》三百篇之作者，用〈風〉、〈雅〉以代表《詩經》。

（二）舉《詩經》篇章

1 明白指出詩名

〈頌贊〉：「或擬〈清廟〉，或範〈駟〉、〈那〉，雖淺深不同，詳略各異，其褒德顯容，典章一也。」此承上文說明漢代寫頌的代表作家和作品，或模擬〈周頌·清廟〉，或取法〈魯頌·駟〉、〈商頌·那〉，內容意旨雖不同，但都屬褒美功德、頌揚儀容的文章。

〈哀弔〉：「昔三良殉秦，百夫莫贖，事均夭枉，〈黃鳥〉賦哀，抑亦詩人之哀辭乎？」敘述哀辭文體的起源，舉出〈秦風·黃鳥〉為例，詩人哀三良之殉，一唱三歎，以辭遣哀，可算是哀辭之代表。

2 不明白指出詩名

〈誄碑〉：「若夫殷臣詠湯，追褒玄鳥之祚，周史歌文，上闡后稷之烈，誄述祖宗，蓋詩人之則也。」敘述誄辭的代表之作，舉出《詩經》詩篇，殷臣詠湯指〈商頌·玄鳥〉，周史歌文指〈大雅·生民〉，皆誄述祖宗之例。

〈時序〉：「逮姬文之德盛，〈周南〉勤而不怨；大王之化淳，〈邠風〉樂而不淫。」論述文學與時代的關係，以《詩經》為例，〈周南〉、〈邠風〉皆為〈國風〉之詩。

3 以詩句代替詩篇

〈明詩〉：「子夏監絢素之章，子貢悟琢磨之句。」《論語》載孔子謂子夏、子貢可與言《詩》之事，分見〈八佾〉、〈學而〉。絢素之章，指〈衛風·碩人〉；琢磨之句，指〈衛風·淇奧〉。

〈比興〉：「關雎有別，故后妃方德；尸鳩貞一，故夫人象義。」后妃之德、夫人之義的說法，見於《詩序》。此處以詩中所言之物代指詩篇，「關雎」託物起興之旨指〈周南·關雎〉，「尸鳩」詠物象徵之事指〈召南·鵲巢〉。

(三) 舉《詩經》詞句

1 舉句爲例

〈樂府〉：「『好樂無荒』，晉風所以稱遠；『伊其相謔』，鄭國所以云亡。」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載季札觀樂之事，此處套用《詩經》詞句，以證詩爲樂心之說。「好樂無荒」，語見〈唐風·蟋蟀〉首章，「伊其相謔」，語見〈鄭風·溱洧〉首章。

〈章句〉：「唯『祈父』、『肇禋』，以二言爲句。」《詩經》字數以四言爲主，而〈小雅·祈父〉、〈周頌·維清〉二詩開頭是以二字「祈父」、「肇禋」爲句，故引之以證「章句無常，而字數有條」的道理。

2 舉詞爲例

〈物色〉：「『灼灼』狀桃花之鮮，『依依』盡楊柳之貌，『杲杲』爲出日之容，『漙漙』擬雨雪之狀，『喈喈』逐黃鳥之聲，『嚶嚶』學草蟲之韻。」探討《詩經》與物色之間的關係，援證以明詩人感物的創作過程。「灼灼」見〈周南·桃夭〉，「依依」見〈小雅·采薇〉，「杲杲」見〈鄭風·伯兮〉，「漙漙」見〈小雅·角弓〉，「喈喈」見〈周南·葛覃〉等，「嚶嚶」見〈召南·草蟲〉等詩。

又：「皎日疇星，一言窮理；參差沃若，兩字連形；並以少總多，情貌無遺矣。」詩人善用語言文字的概括性，塑造出精鍊美好藝術形象。「皎日」見〈王風·大車〉，「疇星」見〈召南·小星〉，「參差」見〈周南·關雎〉，「沃若」見〈衛風·氓〉。皎、疇都是形容詞，皆一字極狀，體物精確；參差爲雙聲複詞，沃若爲疊韻複詞，皆用二字，連物成形。

3 舉意爲例

〈比興〉：「金錫以喻明德，珪璋以譬秀民，螟蛉以類教誨，蝸蟻以寫號呼，澣衣以擬心憂，卷席以方志固。」舉《詩經》中以具體比抽象之例，描述詩意，說明比義的寫作手法。「金錫」之喻見〈衛風·淇奧〉，「珪璋」之譬見〈大雅·卷阿〉，「螟蛉」見〈小雅·小宛〉，「蝸蟻」見〈大雅·蕩〉，「澣衣」、「卷席」則見〈邶風·柏舟〉。

〈夸飾〉：「鴉音之醜，豈有泮林而變好？茶味之苦，寧以周原而成飴？」徵引《詩經》夸飾之辭的文意，說明「意深褒讚，故義成矯飾」之理。「鴉醜變好」之例見〈魯頌·泮水〉，「茶苦成飴」之例見〈大雅·緜〉，皆屬夸飾之言。

(四) 舉《詩經》作者

1 指明作者

〈頌贊〉：「〈時邁〉一篇，周公所製。哲人之頌，規式存焉。」毛傳、鄭箋

不言〈周頌·時邁〉作者，劉勰援參《國語·周語》之說，指明作者，舉周公作〈時邁〉，堪為頌體楷模。

〈才略〉：「吉甫之徒，並述《詩》頌。義固為經，文亦足師矣。」吉甫即尹吉甫，為周宣王中興賢臣，〈大雅·崧高〉及〈大雅·烝民〉為其所作。此舉《詩經》作者說明其作品足以為後人所師法。

2 泛指詩人

〈聲律〉：「詩人綜韻，率多清切；《楚辭》辭楚，故訛韻實繁。」此處詩人泛指《詩經》作者，說明三百篇詩人用韻清切，而《楚辭》作者因使用楚語而顯得韻訛。

〈物色〉：「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。流連萬象之際，沈吟視聽之區；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」詩人泛指《詩經》作者，說明詩人受到外在環境的感染，寫出情貌無遺詩篇的創作過程。

《文心雕龍》引用《詩經》事例作為例證，有舉《詩經》總稱，有舉《詩經》篇章，有舉《詩經》詞句，有舉《詩經》作者，均歸屬於舉事徵義的範疇。

二、引成辭以明理

引辭明理，係引用文字來闡述文章內容，此處所指文字為《詩經》之文例。《文心雕龍》書中援引、化用《詩經》語句於遣詞造句之中的方式，試分從下面幾個細目舉例說明之。

（一）明引《詩》原文原意

1 引一句

〈詔策〉：「《詩》云：『有命自天』，明命為重也。」語出〈大雅·大明〉：「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。」明引《詩》原文原意，說明文體的由來，原始以表末。言命由天來，借指為君王告臣民之命，亦如同從天而降，非常重要。

〈章表〉：「《詩》云：『為章於天』，謂文明也。」語出〈大雅·棫樸〉：「倬彼雲漢，為章于天。」鄭箋云：「雲漢之在天，其為文章，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。」明引《詩》說明章字之解釋，釋名以章義。言文采顯彰，如雲漢之在天。

2 引二句

〈諧讒〉：「芮良夫之詩云：『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。』」語出〈大雅·桑柔〉：「維彼不順，自獨俾臧。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。」謂彼不施順道而行之君，自有私心，為所欲為，使百姓眩惑迷亂，不知何從。言人心不同，怨怒之情亦不一。

〈書記〉：「〈小雅〉云：『人亦有言：惟憂用老。』」語出〈小雅·小弁〉：「假寐永歎，維憂用老。」謂只有憂愁，容易使人衰老。說明《詩經》引用上古流傳

下來的俗諺，證明上古遺諺之價值。

(二) 暗引《詩》原文原意

1 用詞句

〈物色〉：「春日遲遲，秋風颯颯。」語出〈豳風·七月〉：「春日遲遲，采芣祁祁。」又見〈小雅·出車〉：「春日遲遲，卉木萋萋；倉庚喈喈，采芣祁祁。」毛傳：「遲遲，舒緩也。」言春日的陽光和暖舒緩。暗引《詩經》詞句，照應上文「獻歲發春，悅豫之情暢」之意。將「詩人感物」的創作過程，寫得情景交融，此亦脫化之法，自然地不留斧鑿痕跡。

〈原道〉：「誰其尸之？亦神理而已。」語出〈召南·采蘋〉：「誰其尸之？有齊季女。」毛傳云：「尸，主。齊，敬。季，少也。」謂主持設羹以祭祀者誰？乃齋然莊敬之少女。暗引《詩經》詞句原意，回應上文「河圖孕乎八卦，洛書韞乎九疇，玉版金鏤之寶，丹文綠牒之華」之類，主持者亦神明自然而已。

2 用詞語

〈事類〉：「才餒者，劬勞於辭情。」語出〈邶風·凱風〉：「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」毛傳云：「劬勞，病苦也。」劬勞即勞苦，詩人表達父母養育子女之憂勞，此借「劬勞」一詞以說明才氣餒弱者於行文措意、修辭抒情之勞苦。

〈才略〉：「亦詩人之告哀焉。」語出〈小雅·四月〉「君子作歌，維以告哀。」鄭箋云：「告哀，言勞病而愬之。」詩人作歌，訴其哀苦，此借「告哀」一詞評賦家麗縟成文，亦詩人傾訴哀怨之情意。

(三) 融合《詩》文取詩原意

1 調整字句

〈原道〉：「天文斯觀，民胥以儆。」語出〈小雅·角弓〉：「爾之教矣，民胥儆矣。」鄭箋云：「言上之化下，不可不慎。」指君王之教令，人民皆效法，借指為效法天地自然之變。此處為配合贊語押韻，故增減字句，調整詩文，取其原意。

〈樂府〉：「謳吟垌野，金石雲陞。」語出〈魯頌·駟〉：「駟駟牡馬，在垌之野。」毛傳云：「垌，遠野也。」謳吟指不配曲調的徒歌，垌野指邑郊遠野，言樂府原先是匹夫庶婦所謳吟的土風民謠，此處略變詩文而用其原意。

2 另造新句

〈情采〉：「夫鉛黛所以飾容，而盼倩生於淑姿。」語出〈衛風·碩人〉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」毛傳云：「倩，好口輔。盼，白黑分。」鄭箋云：「此說莊

姜容貌之美。」言婦女姿態之優美，此處融合詩文，另造新句，說明「文采所以飾言，而辯麗本於情性」就如同鉛粉黛墨原為修飾容貌，但美人的顧盼秋波，當是天生麗質，強調情感決定辭采的重要性。

〈論說〉：「是以論如析薪，貴能破理。」語出〈齊風·南山〉：「析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克。」鄭箋云：「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。」詩人以劈柴需斧為喻，說明條件的重要性。此處亦以「析薪」造語，說明論文寫作，如同劈柴，貴能剖析文理。

（四）借用《詩》文另成新意

1 援用原文

〈通變〉：「總綱紀而攝契。」語出〈大雅·棫樸〉：「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」鄭箋云：「以罔罟喻為政，張之為綱，理之為紀。」此處援引「綱紀」一詞，另成新意，用以況文章之組織體系，言作者須綜合文章創作之規律，把握寫作之重點。

〈時序〉：「宋武愛文，文帝彬雅，秉文之德。」語出〈周頌·清廟〉：「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」鄭箋云：「濟濟之眾士，皆執行文王之德。」此「文」字本指文王，猶〈武〉「嗣武受之」之「武」謂武王⁵。此處「文之德」即「文德」，指文章德性，與《詩經》原意不相合。「秉文」一詞又見〈徵聖〉、〈銘箴〉、〈章表〉等篇，皆作執筆為文之意。

2 化用詩文

〈辨騷〉：「山川無極，情理實勞。」語出〈小雅·漸漸之石〉：「山川悠遠，維其勞矣。」孔疏云：「鄭以勞為遼，遼言廣闊之意。」勞為遼之假借，用指山川。此處化用詩文，另成新意，訓為勞苦，指屈原騷賦中蘊藏無限的山光水色，抒情說理，情辭兼備，實為勞神苦思的成果。

〈附會〉：「篇統間關，情數稠疊。」語出〈小雅·車牽〉：「間關車之牽兮。」毛傳云：「間關，設牽也。」馬瑞辰引阮福說云「車之設牽則婉轉如意，亦猶人之周流四方，動而不息」，以「間關」猶展轉也⁶。此處採詩造句，用「間關」指「車牽」，亦即車轂，說明文章情理雖繁，而鎔裁成篇，必須有統一的主題，就如同車輻統制於車轂一樣。

《文心雕龍》引用《詩經》文例作為說理，或明引《詩》原文原意，或暗引《詩》原文原意，或融合《詩》文取詩原意，或借用《詩》文另成新意，均歸屬於引辭明理的範疇。

⁵ 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4年2月），頁556。

⁶ 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續經解毛詩類彙編），卷22，頁23。

參、《文心雕龍》論述《詩經》研究

〈宗經〉論述《詩經》文學價值云：「《詩》主言志，詁訓同《書》，摛風裁興，藻辭譎喻，溫柔在誦，故最附深衷矣。」指出《詩經》之內容以抒情寫志為主，即〈明詩〉所云「三百之蔽，義歸無邪」；形式上則鋪陳風、雅、頌不同體裁和賦、比、興三種作法。《文心雕龍》對《詩經》的相關論述，主要可從時代背景、文學藝術二方面來探討。

一、時代背景

〈時序〉云：「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，原始以要終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說明文學和時代背景關係密切，《詩大序》中已有論及，《文心雕龍》承續儒家詩論加以發揮。

（一）詩歌與時代政治

就歷史背景觀之，據〈原道〉、〈明詩〉、〈時序〉所述，唐、虞、夏之際，野老吐「何力」之談，郊童含「不識」之歌；「薰風」詠於元后，「爛雲」歌於列臣；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，太康敗德，五子咸諷；吟詠之志，敷奏之風，順美匡惡，辭達而已。〈原道〉云：「逮及商、周，文勝其質，〈雅〉、〈頌〉所被，英華日新。」〈明詩〉云：「自商暨周，〈雅〉、〈頌〉圓備，四始彪炳，六義環深。」《詩經》情真、意善、辭美，反映周朝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，表現那一個時代人民活動的縮影，代表了周朝詩歌的思想文化和藝術成就。

《詩經》寫實之題材和時代政治有關。〈時序〉云：「成湯聖敬，「猗歟」作頌。逮姬文之德盛，〈周南〉勤而不怨；大王之化淳，〈邠風〉樂而不淫。幽厲昏而〈板〉、〈蕩〉怒，平王微而〈黍離〉哀。故知歌謠文理，與世推移，風動於上，而波震於下者也。」劉勰認為〈商頌·那〉祀成湯之詩，為頌其德政；而〈邠風〉流露愉悅之情卻不放蕩，〈周南〉表述人民勤勞之懷而無怨思，是由於太王、文王德治影響。到了政治黑暗、衰微時代，詩歌便傳達出不同的內容、思想和感情。又〈樂府〉云：「『好樂無荒』，晉風所以稱遠；『伊其相謔』，鄭國所以云亡。故知季札觀樂，不直聽聲而已。」亦說明詩歌可反映政治之境況，即《詩大序》所云：「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」

（二）采詩與賦詩言志

〈樂府〉云：「及匹夫庶婦，謳吟土風，詩官採言，樂胥被律，志感絲篁，氣變金石。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，季札鑒微於興廢，精之至也。」〈風骨〉云：

「《詩》總六義，風冠其首，斯乃化感之本源，志氣之符契也。是以悃悃述情，必始乎風；沉吟鋪辭，莫先於骨。」根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和《詩大序》說法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⁷。詩歌功能在「風化」和「風刺」二方面，如果是「王道衰、禮義廢、政教失」時期，在下位者即可藉著詩歌來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，以風其上」，運用各種手法，引起豐富之聯想，而美刺自見，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」，使詩歌發揮「補察時政」、「洩導人情」的諷諫功能。

〈明詩〉云：「自王澤殄竭，風人輟采；春秋觀志，諷誦舊章，酬酢以爲賓榮，吐納而成身文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：「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」⁸《左傳》裡面記載「賦詩言志」是一種很重要的禮節，如〈襄公二十七年〉「鄭伯享趙孟於垂隴」文⁹，可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中，各國使臣們利用三百篇中現成的、人們耳熟能詳的詩句來表達情志，是相當普遍的事。「賦詩言志」是運用詩的聯想性和豐富意蘊，藉著詩篇表達自己對事件的看法或抒發一己之情志，賦詩風氣和禮樂制度密不可分。

（三）孔子之刪述與詩教

〈史傳〉云：「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，傷斯文之墜，……於是就太師以正〈雅〉、〈頌〉，因魯史以修《春秋》，舉得失以表黜陟，徵存亡以標勸戒。」¹⁰〈宗經〉云：「自夫子刪述，而大寶啓耀。於是《易》張十翼，《書》標七觀，《詩》列四始，《禮》正五經，《春秋》五例，義既挺乎性情，辭亦匠於文理，故能開學養正，昭明有融。」¹¹說明孔子對經典所作之整理與闡揚的貢獻。

孔子正樂述詩，於《詩經》部分列舉四始。或謂四始指《詩經》中的四首詩而言¹²，或謂四始爲風、小雅、大雅、頌四部分¹³。劉勰所說四始之意上承《詩大序》之說，應指風、小雅、大雅、頌四者。〈頌贊〉云：「四始之至，頌居其極。頌者，容也，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」以頌爲四始之極，「化偃一國謂之風，

⁷班固《漢書補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9月），頁869-870。

⁸見《漢書補注》，頁869-870。

⁹見《左傳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8月），頁647-648。

¹⁰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〈雅〉、〈頌〉各得其所。』」見朱熹《四書集註》（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9年8月），頁113。

¹¹關於《詩經》之采集與刪定之說，可參閱陳槃〈詩三百篇之采集與刪定問題〉，《學術季刊》第三卷第二期（1954年）。

¹²四家詩對四始的看法不同，《毛詩》之說見於《詩大序》，《齊詩》之說見於《詩緯·汎歷樞》，《魯詩》之說見於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《韓詩》之說見於《韓詩外傳》。余師培林以四始之說並無深義，僅為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、〈大雅〉、〈頌〉四部分之首篇。見余師培林《詩經正詁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年10月），上冊，頁19-20。

¹³《詩大序》云：「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」

風正四方謂之雅，雅容告神明謂之頌」，風、雅、頌都是《詩經》表達王道興衰的詩歌¹⁴，即鄭箋所云：「始者，王道興衰之所由。」

〈明詩〉云：「子夏監絢素之章，子貢悟琢磨之句，故商、賜二子，可與言《詩》。」孔子的「詩教」思想係以《詩》說禮、寓《詩》於教，〈泰伯〉言「興於《詩》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」，〈季氏〉言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」、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。〈學而〉記子貢以禮說《詩》，以詩句證禮；〈八佾〉記子夏以《詩》說禮，論詩而及於禮。孔子及其弟子以禮樂的觀點解說《詩經》的性質和功用，《詩經》成爲儒家講倫理的教材¹⁵，影響後來孟子「以意逆志」、「知人論世」的方法論和荀子「明道、徵聖、宗經」的文學觀。

二、文學藝術

〈知音〉云：「綴文者情動而辭發，觀文者披文以入情。」情是作品內在的內容情感，辭是作品外在的形式文辭，爲立文之本源。《文心雕龍》分析《詩經》詩人「情動」的創作經驗、「辭發」的表現手法，以及文學藝術的影響。

（一）《詩經》的創作經驗

〈明詩〉云：「『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』；舒文載實，其在茲乎！詩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；三百之蔽，義歸無邪，持之爲訓，有符焉爾。」說明詩是由情而發，由言而現，是情志的自然流露、思想感情的表達。詩人對外環境有了獨特的審美觀照，由此得到創作衝動，進行藝術構思、雕琢情性，其中包括運用語言文字來表現審美意象的過程，這就是作者「爲文之用心」，亦即文藝創作心靈活動。

〈物色〉云：「是以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。流連萬象之際，沈吟視聽之區；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」詩人感物的「物」應理解爲外境和萬物。〈物色〉「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」的「物」主要是指自然事物，而〈明詩〉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」的「物」則包括了社會生活內容在內，或著重於對整個社會人生的感慨，或著眼於個人遭遇的詠歎。情以物遷的「情」指的是詩人情志，來自於社會現實和自然界的生活感受，當心靈感受與外境萬物發生感興交契，內情與外境交融後文章始生。

〈情采〉云：「昔詩人什篇，爲情而造文；辭人賦頌，爲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？蓋〈風〉、〈雅〉之興，志思蓄憤，而吟詠情性，以諷其上，此爲情而造文也。」《文心雕龍》總結出《詩經》的創作經驗是爲了抒懷而創作，詩文反映作者情思意志，其情極真，其意極善。三百篇不似辭賦用誇張鋪敘的筆法，亦不若

¹⁴王師更生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5年10月），上篇，頁154、162。

¹⁵何佑森〈兩周文學〉，《中國上古史待定稿》第四本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，1985年7月），頁129-131。

形似文學的刻劃密附，卻能用貼切自然的文辭將詩歌的思想、想像、情感、文字、藝術表現得淋漓盡致，可見《詩經》內容與形式兼顧的文學之美。

（二）《詩經》的表現手法

《文心雕龍》創作論「剖情析采」，從九代之文的辭令華采中總結創作規律，研討文學創作的表現手法。其中，「義固為經」、「文亦足師」的《詩經》是劉勰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。

〈詮賦〉云：「賦者，鋪也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。」賦本是一種直陳其事的表現手法，可以敘事、寫景、抒情，有其藝術表現力，後來發展成一種文體。〈詮賦〉對文體的「賦」論述詳明，但對六義中的「賦」較少發揮。

〈比興〉云：「《詩》文弘奧，包韞六義，毛公述傳，獨標興體，豈不以風通而賦同，比顯而興隱哉！故比者，附也；興者，起也。附理者切類以指事，起情者依微以擬議。起情故興體以立，附理故比例以生。比則畜憤以斥言，興則環譬以寄諷。」申述六義中的「比」、「興」，並舉《詩經》之文作為例證加以說明。

興之託諭，「婉而成章，稱名也小，取類也大」，透過聯想作用，產生暗示或象徵的效果。或氣氛之醞釀，或主體之烘托，或事物之興起，或情意之象徵。比之擬喻，「蓋寫物以附意，颺言以切事者也」，或以具體之物比喻具體之物，或以具體之事比擬抽象之理。「象徵」、「譬喻」的修辭技巧皆可表現出詩人狀物的工巧，也有助於詩人對形象的刻劃，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。

〈物色〉援引《詩經》十例以說明「摹寫」的修辭技巧和「物色盡而情有餘」的意象效果，得到「並以少總多，情貌無遺」，「雖復思經千載，將何易奪」的結論。《詩經》作者能運用複詞疊語，用視覺、聽覺等想像，直接訴諸讀者的觀感領受，擬聲、狀貌表現出鮮明深刻的意象。情文並重，使詞采瞻麗；雙聲疊韻，使音節和諧。用語言文字藝術媒介塑造藝術形象，以極少筆墨，統馭繁多形象。

此外，〈夸飾〉列舉《詩經》例句來肯定「夸飾」修辭技巧，提出「若能酌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曠旨，翦揚、馬之甚泰，使夸而有節，飾而不誣」的「文能宗經」、「因書立功」之法；〈麗辭〉「詩人偶章，大夫聯辭，奇偶適變，不勞經營」屬於「對偶」修辭；〈書記〉「並上古遺諺，《詩》、《書》所引」屬於「引用」修辭。至於〈聲律〉所云「詩人綜韻，率多清切」、〈章句〉所言「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，《楚辭》用之，字出句外。尋兮字成句，乃語助餘聲」，則注意到詩文的聲律節奏。在〈練字〉、〈指瑕〉、〈附會〉、〈總術〉等篇，對《詩經》的創作方法亦有直接或間接的論述。

（三）《詩經》對後世文學的影響

在文學創作方面，〈物色〉云：「且《詩》、《騷》所標，並據要害，故後進銳筆，怯於爭鋒。莫不因方以借巧，即勢以會奇，善於適要，則雖舊彌新矣。」這

裡劉勰提示了一個觀念，那就是如何繼承前人藝術經驗的基礎，進一步去創造。所謂「物有恆姿，思無定檢」、「詩有恆裁，思無定位」，若能「憑軾以倚〈雅〉、〈頌〉，懸轡以馭楚篇」，「參伍以相變，因革以爲功」，便能繼承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的優良傳統，推陳出新。

〈辨騷〉云：「自〈風〉、〈雅〉寢聲，莫或抽緒，奇文鬱起，其〈離騷〉哉！固已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，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」開篇就說明在《詩經》之後出現的偉大作品就是《楚辭》，指出《楚辭》對《詩經》的繼承與借鑑。〈離騷〉「陳堯舜之耿介，稱禹湯之祇敬」，取義於《書經》典謨訓誥的體裁；「譏桀紂之猖披，傷羿澆之顛隕」，合乎《詩經》規誡諷諫的意旨；「虬龍以喻君子，雲蜺以譬讒邪」，是《詩經》中的比附興發的手法；「每一顧而掩涕，歎君門之九重」，是《詩經》中的忠貞悲怨的言辭。在典誥之體、規諷之旨、比興之義、忠怨之辭四件事上，《楚辭》接受《詩經》創作精神和表現手法的啓示。

在文學體裁方面，〈明詩〉云：「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，匡諫之義，繼軌周人。」「按〈召南·行露〉，始肇半章；孺子〈滄浪〉，亦有全曲。」指出漢初的四言詩是以《詩經》爲寫作規範，後來發展起來的五言詩在《詩經》中已有半章，至於三言、六言、雜言詩，「三、六、雜言，則出自篇什」，其源頭也是在《詩經》之中。《詩經》可說是一切韻文的本源，〈宗經〉云：「賦頌詞讚，則《詩》立其本。」賦、頌、詞、讚文體由《詩經》而來，《史記》太史公曰之「託讚褒貶」、《爾雅》圖讚之「義兼美惡」，又可算頌的變體。漢、魏樂府詩的編采和創作，也受《詩經》影響。漢宣帝作雅詩，頗效〈鹿鳴〉，魏武帝吟〈短歌〉，宰割辭調，也在創作實踐中從《詩經》汲取經驗。至於哀辭、碑誄之起源，亦可上溯自《詩經》。

劉勰通過對一千多年大量文學現象的考察，發現文學本身的繼承和發展關係，文學的演變都是在繼承前代文學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和發展的，並且特別突出《詩經》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作用¹⁶，三百篇的精神內容和形式技巧均對後世文學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
肆、結語

〈序志〉云：「蓋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，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」說明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寫作的文學理念是「本原於自然，取法於先聖，體驗於經典，酌取於緯書，變化於騷辭」¹⁷。經籍深富，辭理遐互，是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」，故〈史傳〉云：「立義選言，宜依經以樹則。」《文心雕龍》立義選言，從《詩經》得到很多論證與借鑑，借用其表現技巧，揣摩其行文姿態，領略其辭情奧妙，依循其思想內涵，融會貫通而完成此一「辭約而旨豐，事近而喻遠」的文學理論著作。

〈宗經〉云：「故文能宗經，體有六義：一則情深而不詭，二則風清而不雜，

¹⁶夏傳才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年7月），頁136-137。

¹⁷見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下篇，頁393。

三則事信而不誕，四則義貞而不回，五則體約而不蕪，六則文麗而不淫。」經典對文學創作之影響有六種助益，以此來剖析《詩經》之情志辭采，描述實在非常貼切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對《詩經》的研究廣泛而深入，論述《詩經》之背景和價值、形式和內容，以及內涵和影響，並探究詩歌文學的表現手法及其與時代、政治的關係，雖未成一門《詩經》學，但其關於《詩經》創作經驗和情采表現的探討，對後來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有促進作用，在《詩經》學領域仍有其價值。

徵引書目

(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)

一、書籍類

- 《詩經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8月。
- 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：《中國上古史待定稿》第四本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，1985年7月。
- 王師更生：《文心雕龍研究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5月。
- 王師更生：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5年10月。
- 左丘明：《左傳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8月。
- 朱熹：《四書集註》，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9年8月。
- 余師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年10月。
-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4年2月。
- 范文瀾：《文心雕龍注》，台北：臺灣開明書局，1958年。
- 夏傳才：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，台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年7月。
- 班固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9月。
- 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6年6月。
-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4年10月。
- 黃麗貞：《實用修辭學》，台北：國家出版社，2000年4月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- 王師更生：〈文心雕龍述詩經考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六期，1977年。
- 波斯六郎著／黃錦鉉譯：〈文心雕龍范注補正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七期，1978年。
- 陳槃：〈詩三百篇之采集與刪定問題〉，《學術季刊》第三卷第二期，1954年。
- 楊明照：〈文心雕龍范注舉正〉，《文學年報》第三期，1937年。
- 蔡宗陽：〈論引用的分類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二十三期，1994年。